



Morning III
潇湘晨报 影响湖南

A03

蔡皋捧回
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

2026.08.10 星期一
编辑：李哲 美编：张丽



真正的“**安徒生奖**”，
或许从来不在荣誉本身，
而在一个老人日复一日**俯身作画**的姿态里，
在一片土地对**一颗童心**永不褪色的庇护中。

湘皋沃野，自有兰芳

大家眼中的蔡皋：用八十岁的童真，画“生活的一万个值得”

潇湘晨报·晨视频记者周诗浩 报道

湖南作家王跃文、龚曙光、汤素兰、沈念、惊竹娇，近日接受潇湘晨报·晨视频记者专访时，从各自的视角出发，一笔一画地勾勒出“宝藏奶奶”蔡皋独一无二的艺术肖像。这份集体素描，恰如她画中那一抹最温柔的色彩：真正的“安徒生奖”，或许从来不在荣誉本身，而在一个老人日复一日俯身作画的姿态里，在一片土地对一颗童心永不褪色的庇护中。

意料之外的“少女奶奶”

“非常非常开心，但同时也感到，是意料之中的。”王跃文听闻蔡皋获奖时的第一反应，“再一次让世界看到湖南画家的高度，看到中国画家的高度。”

汤素兰感慨，从曹文轩2016年摘得国际安徒生奖作家奖，到蔡皋2026年拿下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，“代表了中国儿童文学艺术走向世界，并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”。汤素兰说：“获奖不是偶然，她从上个世纪一直耕耘到现在，是水到渠成的事。”

比奖项更动人的是这位年近八旬的艺术家身上那股罕见的“少女感”。

龚曙光与蔡皋相交十多年，笑称她为“少女奶奶”。龚曙光说，蔡皋这八十年走过来，经历的困难与波折和同时代人并无二致，但她最难得的地方，“就是守着自己的那一腔纯粹和纯洁”。蔡皋不会让生活中那些沉重的琐碎，在心间淤积，“像很多作家、艺术家那样酿成一杯醇厚的酒。她更多的是用自己的那份纯粹，那份很阳光、很少年的心情，把自己的艺术坚持到底”。

王跃文也有同感，在他眼中，蔡皋是一个“天真烂漫的人”：“跟她交流可以一眼望到底，她是一个非常纯洁、非常干净、非常温暖的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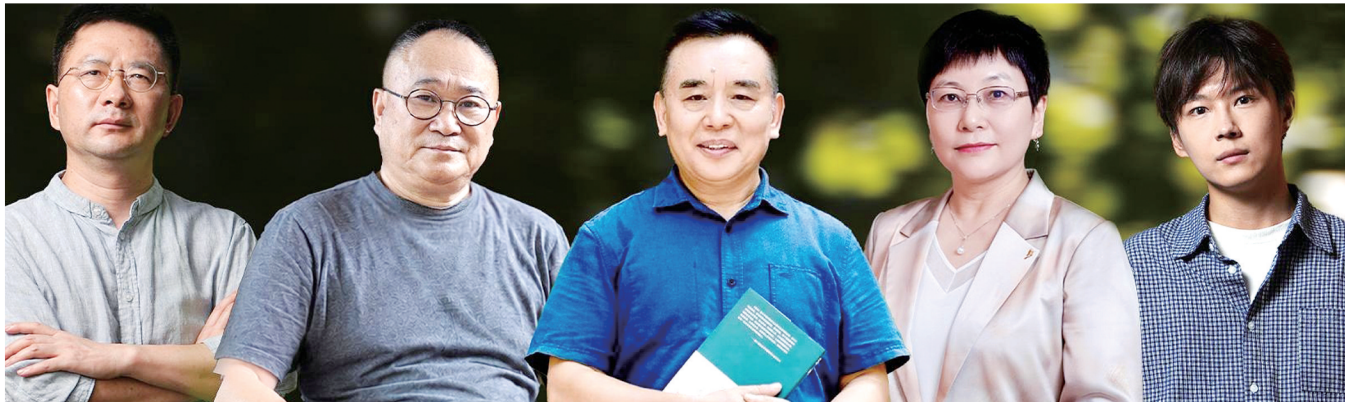
沈念表示：“所有和蔡皋接触的人，都能够感受到一位长者、一位艺术家所带给人的温暖和力量感。因为她总是会用不同的方式去鼓舞人，去温暖人。”

惊竹娇则从一个更细微的瞬间读出了这份“少女心”。在一次画展上，他看到蔡皋画中“一个脸蛋红扑扑的小女孩”，便笃定地说：“她内心肯定藏着一个非常天真、自然、烂漫的小时候的自己。”

蔡皋的“少女感”从何而来

龚曙光用一个精妙的“套娃”层层拆解蔡皋的“少女感”由来：“最里面是她自己的心，次之是家庭，再次之是工作环境。一个人要获得这么一层一层的保护是很难的，这是蔡皋的幸运。”

最核心的那一层“套娃”，是她的本心。龚曙光说：“一个人最终如何定义自己的人生，是幸福的人生，还是坎坷的人



从左至右依次为：沈念、龚曙光、王跃文、汤素兰、惊竹娇。

生，是顺遂的人生，还是奋斗的人生——这都是你保有哪种心态的密码。”

第二层是家庭。蔡皋的丈夫萧沛苍是画家，家中几代人浸润于艺术。龚曙光说：“艺术让家庭成为一个摇篮和避风港，让她把生活中单纯的、积极的、美好的东西，质朴的童心，一直保存下来。”

第三层是工作环境。从乡村教师到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，再到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绘本画家，蔡皋追求艺术的热忱从未冷却。龚曙光说：“舒心的工作氛围和湖南出版对艺术家的支持偏爱，对蔡皋的成长至关重要。”

蔡皋曾坦言“出版社是我的大学”——非科班出身的她，在这里完成了最重要的艺术养成。

沈念则补充：“艺术家的成长，需要通过时间来积淀，通过时间来丰富，通过时间来进行创造。”

湖湘文化的精神滋养

湖湘大地的文化烟火，则给蔡皋的本真找到了最丰厚的表达。

王跃文说得真切：蔡皋的“眼睛时刻是朝下的，朝民间的，朝传统的”，湖湘文化不只在传统典籍中，“更多是在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”。蔡皋画里那些温暖的民间场景、寻常百姓的日子，“细腻的笔触，真挚的情感，总能让人想起一些生活的美好”。

沈念则认为蔡皋的色彩“奔放热烈”、用笔“泼辣大胆”，正是湖南人性格中“能够‘打开自己’”的呈现。沈念尤其喜欢蔡皋笔下那种万物有灵的赤子之心，对天地自然的敬畏。“她把湖湘大地的浪漫、神秘和野性糅在一起，用最通透的绘画语言说出来，这便是她艺术的根脚。”

蔡皋曾说，童年时外婆哼唱的童谣、街头巷尾的叫卖声、节庆时热闹的民俗，都成了她日后创作的源泉——不是刻意去翻找的东西，而是一提笔，就自然淌出来。她将之称为“种阳春”，没有地，就“种”在图画书上，种在屋顶花园里。

龚曙光曾以“屋顶”勾勒蔡皋的艺术状态。他在访谈中解释：“从生活来讲，蔡

皋有一片菜地，在自家屋顶上，那是她晚年生活的重要场景，也可能是艺术灵感的来源之一。”但更深层的意义在于——“蔡皋让人感觉既扎根在土地，又飞翔在空中。她对生活的感悟贴近朴素的实在体验，但艺术感知和表达，尤其是老年后保有的少女童真，又是飞翔在空中的。”

正是这种“踩在泥土里，又飘在云端”的独特姿态，让蔡皋的创作既接了地气，又透着一股天真的灵气。

汤素兰觉得湖湘文化里那份“执着、诚恳、善良”精神，深深地浸染了蔡皋的表达。“她的很多作品，像《月亮粑粑》《田螺姑娘》等，都是从长沙老街的童谣和民间传说里长出来的。”

两代湖南人走进同一处精神原乡

蔡皋作品中最动人的妙笔，或许是对“桃花源”的独特诠释。她笔下的桃花源，与陶渊明的“桃花源”隔了近一千六百年的时光，却有另一种温度。

王跃文尤其难忘蔡皋在绘本《桃花源的故事》结尾里画出的那艘大船——这与陶渊明原文中“武陵人捕鱼为业”的渔人小船印象截然不同。船头壮汉划桨、船尾艄公掌舵、船舱里书生挥毫、妇女淘米做饭……“她把《桃花源记》千百年来在后世流传的感觉，非常有冲击力地表现了出来。”王跃文说。

惊竹娇的《晚来急》中有一首诗，名为《桃花源寻隐者不遇》，与蔡皋的《桃花源的故事》隔空对望。谈及这种巧合，惊竹娇说：“我们中国人，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。对于我而言，桃花源可能是给我印象深刻的青春时代；对于蔡皋老师而言，可能就是她的童心，她的儿童时代。这其实都表达了我们对于美的向往，在现实之外能有一处寄托心灵的地方。”由此，两代湖南人不约而同走进了同一处精神原乡。

很多人读《桃花源记》，读的是避世，读的是“不复出焉”的与世隔绝。可龚曙光从蔡皋的画里读到的是绚烂、积极、热烈，是一个人真正的向往。蔡皋自己的一句话，被龚曙光视为她一生的总结：

“生活是一万个值得。”那些阡陌小径、茶坊酒肆、插秧劳作的场景，在蔡皋笔下都镀着一层暖光，所以桃花源不在别处，就在每一个“值得”活着的日常里。

这样的蔡皋，走到哪里都自带一种让人安顿下来的气场。沈念回忆说，几年前在一个写作训练营里遇见蔡皋，她坐在那儿，“仿佛自己家里面非常和蔼可亲的外婆”，她就像“一棵历经沧桑，但是却非常有生命力，照样在开花的树，给人带来一种安定感”。

走向世界的“花朵”

桃花源是她的归处，世界是她要去的远方。当蔡皋的画页翻过山海，世界也看见了那棵树上的花。

沈念说得透彻：“最土的，也是最洋的；最民族的，也是最世界的。”蔡皋的作品中，湖湘民间艺术那种“大红大绿，浓烈色块”扑面而来，带着土地原生的生气。她用画笔呈现这些意象，无需多言，画面本身就是跨越边界的语言。

“人类情感是相通的，对美的感悟也是相通的。蔡皋笔下传递的是湖湘文化的美、中国传统文化的美、中国人的美……全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都能读懂。”王跃文说，蔡皋的绘画没有设关卡，它带着湖湘的泥土，能在世界的任何一寸土地上扎根。

那么对中国原创绘本而言，蔡皋的获奖意味着什么？

龚曙光说：“也许会带来一波少儿艺术创作的新繁荣，也许她就是这个时代悬在天上的一颗孤星，一盏夤夜的风灯，让我们向往、思索和追寻。”

惊竹娇以年轻人的视角，给出了另一种回答：“保持一颗纯正的童心，才是真正创作者的底色，要一直保有探索欲，对世界抱有期待。”

汤素兰则把目光投向更远处，因为优秀的儿童文学和艺术是“为孩子精神世界打底的”，蔡皋的创作无疑就是这一类作品。“她把对生命的感受、对世界的看法、对生活的热爱，就像一颗种子一样，种在我们心里。”